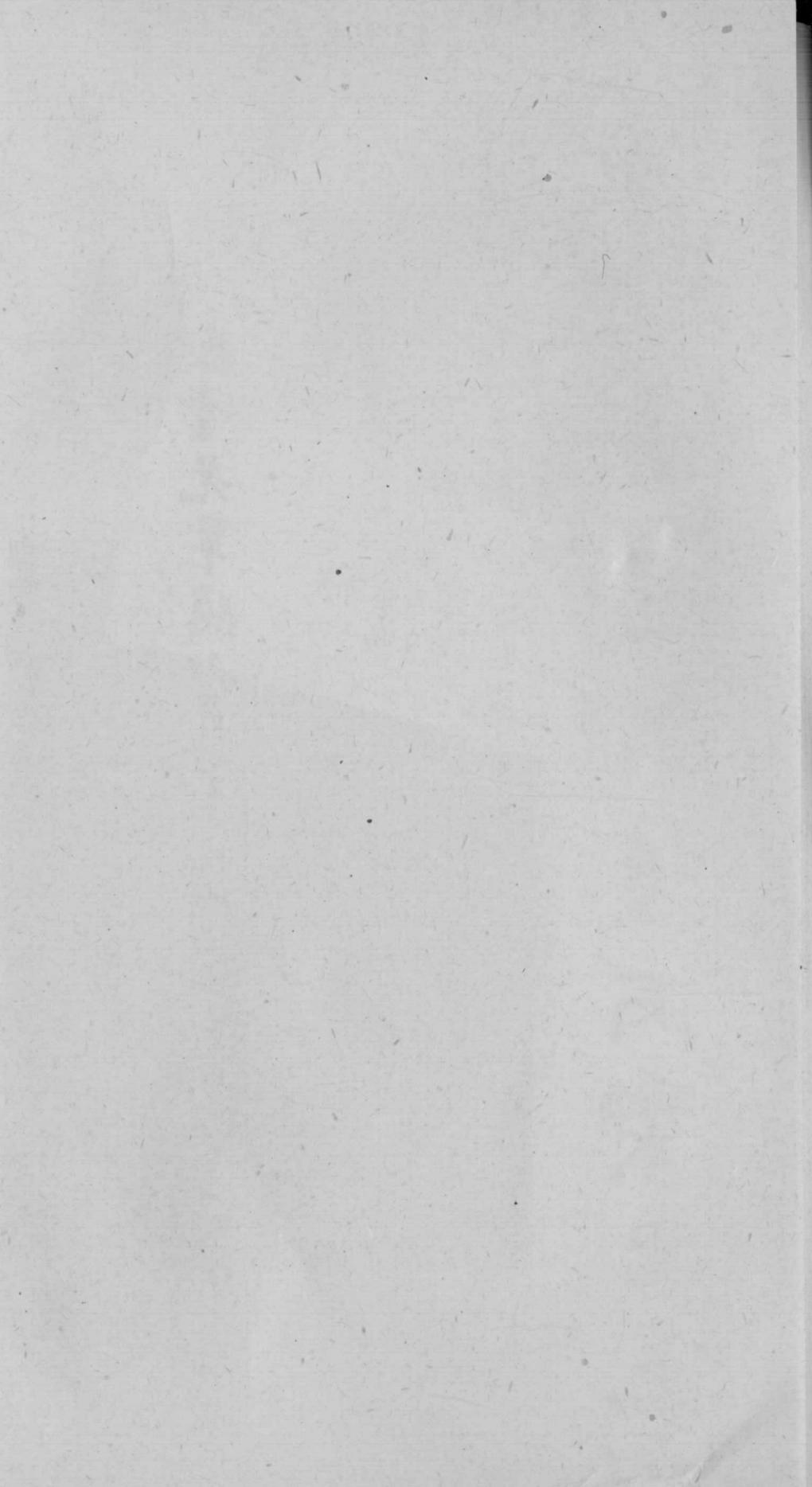


劬學齋日記後甲集之上

昌黎縣志稿

記重光單闋六宵十三日訖是年十二月十二日

卽學一閒曰觀後丙午坐正



荀學齋日記後內集之上

光緒十有七年辛卯六月十三日乙巳晴酷熱 謨學海堂六月課諸生策問兩道一問漢唐石經異文異義一問漢書地理志續漢書郡國志誤文隱義為之

終日屏營 余壽平編修以得江右賦差來謁 陶生譽光自山左來試京兆

得張朗齋尚書書

子培來夜談

陶生贊樂陵東四匣阿膠四封 夜酷

熱不解而月佳甚袒臥牀上開窗看之

十四日丙午晴酷暑益甚

作書致季士周并三書院課題三紙

蔡癯客來

以所作制義名美餘文模一冊見質

余壽平來

今日須詣東直門驗米以

毒熱不敢出命僕吳升往借書更放行

竟日閱有學集詩自秋槐集至東

澗集訖 命僧喜拜手貞弟首七送楮錢萬 晚有涼風夜月甚皎

邵鈔

右春坊右庶子吳講轉補左春坊左庶子以翰林院侍讀奏謝春為右庶子
十五日丁未晴酷熱微有風傍晚微零 上午答贊余壽平詣毛館共敍夫
姦子介夫談至午歸 得陳呈白常夏義烏學署四月三十日書文采駢麗近
時佳手也 余壽平來求策題即以前日所誤因閱目付之 新授山東督糧道
恩叔函恩盡來臺中同察也 夜初更密雨竟夕漸濃時作 閱有學集蒙
寔卒於康熙甲辰年六十三其詩以癸卯病榻消寒雜詠四十六首終而未二首為
甲辰元日作其首句云新年八十又加三此後無詩矣蒙寔一生首尾晚益清烈
皇帝御製詩有云進退都無矯文章那有光大哉 王言殊伐至當今閱是集
其蒙面喪心鬼蜮為狀有真出情理外者其殆 國朝年號 國號

列聖廟號皆無一字及之為王文通永吉王文安碑兩人墓志皆不言其入仕本朝亦不

明

載贈謚卽與其續諱辨為歸元恭作言古人於時君之名不避元恭元亨

本作互時人見其姓名即知其名近日人與之書忍改稱元恭為更驚駭此坐而

致恭之為不仁之尤故仍稱本字云蓋其時已康熙丙午後人為避御名作

元而蒙變以為不必避贈地師愚山子序謂蓮虧以外不入天文分野可謂

無君之甚矣革除遺事序謂文皇帝之至仁讓皇帝之至德三百羊臣子

建文
年譜

皆不能知文皇帝果有分憂利天下之心豈不知孺子之未焚豈不知亡人之

在外以帝之神聖苟欲滅此朝食窮鱗鯨羽追將安之乃明知其朝踰夕楚

而胡謄之訪張還過捨人而求諸僕迂其詞以寬之鄭和之下西洋捨近而求諸

遠廣其塗以安之藥燈之祖呪難染之藉手破髡之罪百倍方黃以榮國福前一

治

語段參互而典俗殊其釋然於博昭於中外者所以慰藉少帝之心而昇之以終老也文皇帝之心高帝而之興帝古作興宗或原帝知之天地鬼神知之三百年之臣子安處華夏服

事其聖子神孫尚論懵如而文皇帝之心事晦昧終古則可為痛哭者也其言可謂無是非之心至論讓皇帝之至德則謂帝尚有分毫不怒不不之心過仗祖德依倚民懷

散亡可以收拾蠻夷可以扇動衡世子之焚臺衛太子之諧闕誰能非之既云文皇神

聖遁將焉往又云建文可以收拾散亡明是避辭不顧矛盾且焚臺是子路助公

言欲焚臺以懼太子非太子焚臺詣闕者成方遼非庚太子皆故謬其辭此所謂

好惡拂人之性也劉文瑞一塚墓忘許祭酒士卒墓忘皆極情自言在萬林中為

清流署目角蟠林重望李志文墓忘言忠文與反最摯發未忠文北上時執手流涕

以東南事屬之且重託以左肅南謂為名將可與共事入都後復鄭書申言之鄙謫放

禎野乘序言策石齋臨致命時謂崖山公尚在國史猶未死也以負罪苟生身名瓦裂
之日猶強顏騰口自附名質可謂無羞惡之心金嶼山譏其為瞿福桂是集如此僞浩氣吟序

頽甲千重可為一歎若此類蓋不知凡幾也至其高會堂詩集中贈雲間顧觀生秀才
有序云崇禎甲申晚督貴陽公抗疏經畫東南請身任大江以北援剿軍務而參贊
吏事專理陪京兼制上游特命金開府江浙控扼海道三方鼎立綽有叡算拜疏及國
門而三月十九日之難作矣顧秀才實在貴陽幕下與謀副橐丙申惟治十三年陽月余游雲
間許玠孚為余言始知之諸興相見撫今追昔慨然有作讀予詩者當憫予孤生皓首
亦曾闖入局中倘殘暴之一著而貴陽賓主悉心籌國歛衽已往局勢死然亦將為之俯
仰太息無全派沒於斯世也則以游士與稽之語追顧大奸負國之功其當日鼠竊劫都
附和馬阮容臺建議貟媚逢君不啻自發其覆矣無論此舉為事所必無蒙冤

雖竊重名亦未有以經濟許之若貴陽奸黠之尤果有此疏當班仕番都時方共費恩布黨何不舉以相告蓋蒙冤底蘊早為士英窺破禮卿一席不過以供陪嫁等於倡優畜之而既久歷滄桑窮奇骨朽顧觀生以江湖游乞感西人毒養之恩妄造謠言以媚老物蒙冤明知其偽公相欺謾冀以惑亂後生顛倒白黑至偪之為苦心籌國尤為昧良無恥其餘抵牾觸犯不一而足是集雖奉明旨嚴禁而自來推為文章大家故藏之者甚多鄰下八旗貴官世家每樂道其書共相珍祕其詩集為蓮玉所注若近年有翻刻本全故辭而闢之以著其獲罪之大益足見

高廟

論旨惟斥其詭譎向背首尾兩端不深窮其魑魅之狀所以為聖人之大也其

董氏千頃齋藏書記有云瀟陽曾喬雲在史館親見謝承後漢書為德清少師

瑞表案此謂方從理閻百詩記傳

余問之其後人不可得富順熊南沙為文有短諱餘

論屬直指使者劾之而不可得慶陽李司寇家有西夏寶錄某子孔度妻見許而不可得此等則足以廣異聞耳

十六日戊申晴暑發饑鬱障尤甚 儘濟食諸詣門驗放正白旗包衣甲未以者甚路澗且時已遲詫載侍御代放 碓米來 陳鑑卿施清來解行贈以米堤之金糞解兩合 得余壽平書 節孝張縣令汝貴為其生母苗太宜人受帛達京錢十二年為果晡後畢事 華亭張縣令汝貴為其生母苗太宜人受帛達京錢十二年為奠 夜初雲合後稍開露月出是夕望二更後雨作灑灑達旦枕畔聽之蕭槭萬狀

十七日己酉農大雨澗泥已稍稀旋復潦沛竟日亘夕牀上座扇又有長年之懼

太平食久來諸般未如此淋漓可惡甚矣命僕吳行桂同書吏放行賞以車錢十二

午至夜一更始歸

竟日閱有學集

夜密雨三更後益懸墜溼燈昏為之

不寐至五更後雨聲稍止是夕涼如採中

十八日庚戌午正三刻四分大暑六月中是日中伏晨霧旋日出午數霧暑消下午
晴氣復烈晚後有風自西稍覺澄爽 作書致致致夫索還舊著霞川花隱詞
及唐化名入羊譜得復 作書致子培索還鈔本奏邊紀略得復 太平儲濟
和倉來請致未以道諳不可行再命吳升往 以中伏薦西瓜甘瓜於寢 競日
閱有學集 得余壽平書 夜初仍有雲月出斷霧 在判牘三道查倉
致未等事書吏花戶盤互固結弊不勝究略盡我心而已

郎紳御史吳樸升刑科給事中

十九日辛亥晴霧相間 族弟子貞明日闋弔詔以藍呢輓障一丈曰又弱一个

掌浙江道伊御史伊薩本以十六日卒今日來訃送奠儀四千
來謁以赴京兆試官先賢祠閱有學集傍晚激雨晚雨漸密夜初
雨甚至一更後稍止

邵敏

上諭

王文韶等奏營員受賄聽糾攻破上寨請旨懲辦一摺據稱雲南猛參土目罕
榮先與猛角猛董土目罕榮高挾嫌搆辭罕榮先欲向參將鮑虎請兵攻打兩猛
因証串提督兵占勝之差弁已革把總李廷光賄通文案員生贊緒文為之主謀許哈
孫參將等銀兩訂立合同鮑虎遂私帶兵圍攻破猛角肆行虜掠當經飭派道員劉
吉霖馳往查辦安撫土目人等一面提集鮑虎等追出虜獲物件給還該寨並追出
賊銀撫恤難民將要犯李廷光就地正法土目罕榮高及兩猛民人均已帖然歸業等語此

審參將鮑虎身充哨官膽敢受賄聽糾擅帶防兵攻破土寨延擣獲多賊實屬大
不法紀著革職即行正法以昭炯戒貪生質緒文即賀仲壽主謀立約外委孫占定楊有
才隨同立約分受賊物均著即行斥革該三犯現在逃著即通飭所屬駐營行各該犯
原籍一體嚴拏務獲正法毋任漏網都司劉朝聘把總梁玉庭周洪太附和立約尚未分
賊均著革職永不叙用都司潘體治蕭玉春等會同列名均著一併革職記名提督
吳占勝身為管帶不能約束將士於李延光等串謀攻寨等事漫無覺察致釀
巨案實屬咎有應得現已究故著即行革職以示懲儆

三十日壬子翼露已後霞靄蒸薄午雨斷作下午密雨晴後晚霽正宗文宿
鎮六安至兩翁黃精一匣墨一合新修壽州志一部受茶一箱作善還之
張姬僧喜俱詣于貞容而以明日出殯永定門外也 閱有學集 再得

支宿書仍送書物又以深樓帥所宿四書體來歸殘藁一函見詔定之并壽州志及
茶一鷄鳩使四千 偕晚稍霽坐庭中小歇數瞬為子浩載義門及僧喜書
復面晚發見夕景得絕句一首 夜又小雨為花農書價自此肩閣之三四耳
矣今日忽了之亦一快也

夏日雨後晚興偶得二首

雨過晴。槐園。夜。斜陽黃。三面樹陰綠。

邵鈔

上諭
前據御史文郁奏參烏里雅蘇臺將軍托克謐於赴任時勒索臺站驛擾地
情事當諭令奎斌確查具奏旋據托克謐自行檢舉諸交部議罪並據奎斌查
照貢告通有收受各臺銀兩請送部嚴究復經光復諭令該部統確查研訊既

將家人陳有嚴等到案繳底銀究底據金城奏稱查明托克端被參各款從訊吉通
及家人平安張有寄供認該將軍勒索一摺等第均有實據請旨分別懲辦等語
此案烏里雅蘇臺將軍托克端在經過臺站時竟有折收半價禮銀縱容屬員家人
攬貨分肥勒派駝馬複程送家人陳有之名希圖卸罪實屬貪贓營私幸恩溺職托克
瑞著即行革職仍追繳贓銀分別入官還至已革曉騎校吉通著從重發往新疆充當苦差
所有分毫贓銀之家人平安張有均照擬懲辦另片奏酌擬章經整頓臺站等語即著
該都統悉心的核妥議具奏

二十一日癸巳晴酷熱 早起見昨夜為花農所書扇首有兩行摺疊未閱為補寫
昨詩即作片送之 陶子方中丞模來 午飯後詣東直門外驗放正白旗包衣
甲米一千六百餘石是日衢中雨積水由驛市胡同出朝陽門循城而行傍晚歸亦

如之 得施農書辭以園中新開施子花十朵相詣 蔡耀客來 穆庭來
夜初小坐庭中春甚早臥至四更後始起飯畢已曙色矣

二年二月甲寅晴醉著益甚 为義門復面作綠衫野屋小景 午飯後複詣
東直門驗米一千六百餘石順道由錫鑑胡同訪王廉生暢談小食以前所偕建光
以來朝野雜記還之傍晚歸覺中渴甚廁不食 王芾卿來 程大來
夜臥閱居易錄

邱鈔

今內閣侍讀學士金保太錢唐人
平木為江南正考官編修李盛驛江西德化人
己丑為副考官劉世安錢塘
旗漢
軍人福建晉江人
庚寅為陝西正考官修撰吳魯江南正考官目同治丁卯劉有麟始以四品卿得之前年
改子李文田以學不入芳選得之尤為僅事今更出意外矣
蔡哈爾副都統永德為烏里雅蘇臺將軍照例馳驛前往